

大师改写 重铸经典

朱苏进 著

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三国



三国

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朱苏进／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国 / 朱苏进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0. 3
ISBN 978-7-222-06297-9

I. ①三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32730 号

三国

朱苏进 著

策 划: 英特颂
责任组稿: 周 琼
责任编辑: 周 创
特约编辑: 刘 婧 姜瑞清
责任印制: 段金华

出版	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发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编	650034
网址	www.ynpph.com.cn
E-mail	rmszbs@public.km.yn.cn
经销	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开本	710mm × 1020mm 1/16
印张	28.5
字数	500千
版次	201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	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书号	ISBN 978-7-222-06297-9
定价	38.00元

经销电话: 021-56550055

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曹操献刀/001
- 第二章 诸侯聚义/016
- 第三章 三英战吕布/026
- 第四章 貂蝉除贼/039
- 第五章 三让徐州/051
- 第六章 辕门射戟/063
- 第七章 吕布殒命/073
- 第八章 青梅煮酒/083
- 第九章 斩颜良诛文丑/093
- 第十章 过五关斩六将/105
- 第十一章 孔明出山/118
- 第十二章 血战长坂坡/128
- 第十三章 火烧赤壁/141
- 第十四章 败走华容道/161
- 第十五章 连取四郡/170
- 第十六章 三气周瑜/181
- 第十七章 假道灭虢/190
- 第十八章 太宴铜雀台/198
- 第十九章 割须去袍/209
- 第二十章 议取西蜀/223

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二十一章 凤雏归西/232
- 第二十二章 益州易主/241
- 第二十三章 单刀赴会/249
- 第二十四章 虎女犬子/261
- 第二十五章 败走麦城/271
- 第二十六章 奸雄数终/283
- 第二十七章 曹丕废帝/292
- 第二十八章 刘备伐吴/302
- 第二十九章 蜀吴交兵/313
- 第三十章 东吴拜将/325
- 第三十一章 火烧连营/338
- 第三十二章 白帝托孤/348
- 第三十三章 北伐中原/359
- 第三十四章 失街亭/368
- 第三十五章 出师表/379
- 第三十六章 张颌中计/394
- 第三十七章 仲达受辱/402
- 第三十八章 木牛流马/413
- 第三十九章 功亏一篑/424
- 第四十章 天下统一/438



第一章 曹操献刀

001

初夏，本是树木繁茂、群芳争艳的时节。但京师洛阳因连年战乱，又正遭逢百年罕见的大旱，致使土地荒芜，街市寂寥，饿殍遍野。成群的鹰鹫盘旋于空中，黧黑且硕大的羽翅遮天蔽日，令人触目惊心。

朝阳从厚厚的云层中艰难地挣脱出来，猩红的霞光把富丽堂皇但却耸立在断壁残垣中的皇城涂成一片血色，隐隐地预示着某种不祥。

在长乐宫嘉德殿门外的玉石台阶上，此时正密密麻麻地排布着许多双高筒朝靴。这些摆放在玉石台阶上的高筒朝靴，以不同的华贵、不同的排放位置，甚至不同的高矮，告诉着人们这里等级的森严，爵位高低的不可僭越。一双朝靴摆放在这里，与它的主人站立在这里是没什么两样的。唯有皇帝可以居高临下，可以任意挪动它们的位置，或者干脆把它们推倒。

但大汉一朝的这个皇帝，却是柔弱的，胆寒的，无能为力的。因为他暂时还没有推倒一双朝靴的力量。因为，他还是一个孩子。

还是孩子的皇帝正在上早朝，不过他坐在那张至高无上的椅子上，真就只是一个摆设，他只能听任他的朝臣在他面前或趾高气扬，或明枪暗箭，没有谁会把他放在眼里。朝堂里正在发生什么，将要发生什么，他都无法掌控。

估摸着就要退朝了，一个小黄门（太监）恭敬地立于朝靴旁，悄悄朝宫中探望。这个小黄门的举止畏葸而又小心，他立在朝靴旁却不敢撞碰任何一只朝靴。他知道从朝堂走出来的任何一只脚，都能重重地踩死他，像踩死一只蚂蚁。

殿内忽然乐声大作，随即传出一个老黄门的长喝：“议政毕，退朝！”接着是众臣齐声呼应的声音：“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……”

老黄门嗓音有些沙哑的长喝再次由殿内传出：“陛下有旨，着百官恭送董相国出宫。”听此喝声，小黄门吓得赶紧恭敬折腰，深深垂首。

一阵“噔噔噔”的脚步声由远而近，在空寂的殿内显得格外的沉重，好像每一下都踩在小黄门的心上，疼得他简直无法喘息。小黄门屏住呼吸，却又不自主地用两眼的余光向那双越来越近的朝靴瞟去。那是一双镶金带玉的马靴，此刻刚刚迈出高高的殿门，粗鲁地踏翻了玉石台阶上的另一双朝靴，然后傲然下了玉石台阶。小黄门没敢抬头，但他不看也知道穿镶金带玉马靴的那位正是体躯肥大、满脸横肉的西凉大将军董卓。

董卓走出殿门，身后跟出一群大臣，来不及着上靴子，急匆匆地朝董卓的背影纷纷折腰，发出谦卑而又含混不清的嗡嗡声：“臣等恭送相国大人！……董相国慢走！……”

根本没有回头，董卓走出殿门，忽然停下，旁若无人、神情傲然地望着天边那轮鲜红的朝阳，慢慢张开大口，然后，仰天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喷嚏。嚏罢，董卓昂首阔步地往前走，走得趾高气扬，地动山摇。董卓一动，一直伫立在殿门前的那个西凉甲士像被火烫着了，急忙侍卫着董卓扬长而去。

当确信董卓已经走远，那些呆立的大臣们这才慢慢抬头，盯着远去的董卓，眼中喷射出仇恨的光芒。沉默许久，一位白发老臣才发出深深长叹。继之，所有的大臣也都发出同样的悲哀无助的长叹。这之后，大臣们这才依尊卑之序，陆续走到玉石台阶旁。那个小黄门急忙单膝跪地，为大臣们穿靴系带。最先上前穿靴的是那位白发老臣，小黄门一边侍候他穿靴，一边机密地低声道：“禀大人，今儿是大司徒王允大人寿诞。王大人已在府中备下酒宴，请大人您赴席。”

老臣微微一怔，谨慎地问：“哦……王司徒请了董卓没有？”小黄门微微摇头。老臣欣然道：“知道了，转告司徒大人，老夫必去贺寿！”另外一位大臣过来穿靴，小黄门仍是同样的邀请，那位大人点头应允，神色谨慎。渐渐地，大臣们都着靴离去了，只剩下最后一双朝靴，孤零零地摆在那里。这时，一双脚立在小黄门身侧，小黄门手脚麻利地侍候这位大臣穿靴，却全然没有了刚才对待大臣们的那份恭敬，且无话可说。大臣眼中闪过不快，穿好朝靴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小黄门这才觉察有些不对，不无疑惑地问他：“曹大人……？”

曹大人冷冷地瞪着小黄门：“小公公啊，你就没什么信儿要告诉我？”见小黄门畏葸地摇摇头，曹大人哂然道：“刚才，你对所有的大人都窃窃私语了一番，却为何不对我说？瞧不起我曹操吗？”

小黄门见曹操怒了，跪地长叩，依旧无言。



宫道上，那位白发老臣在两位大臣的陪伴下，正慢步前行。左边那位大臣一脸兴奋：“太傅大人啊，王司徒寿宴所请之人，全是先皇的旧臣！”白发老臣微微一笑，不置可否。走在右边的大臣也难掩内心激动：“在下以为，王司徒此宴绝非仅仅是贺寿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忽然后面传来一声呼唤：“袁大人，袁大人，请慢行……”

几位大臣回首望去，见曹操满面堆笑地跟了上来。那两位大臣对望一眼，先行告辞。曹操走近前，道：“哎呀呀，大家虽然同朝为臣，可有些仁兄……却耻与我曹操为伍啊。如袁太傅不弃，在下想陪您老人家同行几步，不知可否？”老臣淡然道：“听凭尊意。”

两人相伴缓行，曹操打破沉寂：“袁太傅，在下有一事不明，想请教于你。”袁太傅一怔：“请赐教！”

曹操道：“听说今天是大司徒王允的寿诞，那个替王司徒传话的小黄门，把你们都请了，却为何不请我曹操赴宴呢？”袁太傅沉吟道：“孟德啊，老夫回答你之前，也有一事想请教足下……王司徒寿宴请了那么多宾客，却为何不请你曹孟德呢？”曹操一怔，不禁大笑：“问得好，太傅此问，问得真好！”

袁太傅冷晒不语，曹操笑后道：“王司徒寿宴，受邀者个个都是公卿大臣。而我曹操不过一介校尉，官小位卑啊。还有嘛……受邀者个个都出自名门豪族，而我曹操在你们眼里却是个阉宦之后，腌臢不堪，哪有资格和你们为伍呢？”袁太傅一笑：“孟德过谦了，不过这些绝非主要原因。”

“依太傅的意思……”曹操欲言又止。

袁太傅道：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而已！”

曹操大笑：“却不知太傅走的哪条道？”

“总不是屈身事贼那条道！”袁太傅冷漠道。

“谁屈身事贼？贼又是哪个？”曹操问道。

袁太傅一怔，竟不能言。曹操哈哈大笑道：“想必是我屈身事贼，而这个贼，当然就是国贼董卓了！”

袁太傅心中微凛，暗自纳罕。他虽可冷嘲热讽，但绝不敢像曹操这样旁若无人地评价董卓。曹操见状，不禁冷笑：“怎么了，袁大人？这‘国贼’二字，在下讲得，袁太傅就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来讲？这么说在下走的道，倒的确和袁太傅不同！哈哈，区区一个喷嚏，竟使得自命清高者尽成鼠辈！可在曹某人眼中，不过如此，不过如此呀！”

“你……”袁太傅惊怒交集，气得双唇哆嗦，曹操即走，扔下一路不屑的笑声。

夜色渐浓，朝廷上的不安随着夜色弥漫在洛阳城中，千门万户尽皆闭门，昔日的喧哗之地，繁盛之地，入夜之后竟冷冷清清的。唯独一处大宅张灯结彩，人来人往。久居洛阳的人都知道，那是大司徒王允的府邸。此时，大司徒王允正站在府门前，亲自迎候客人，大臣穿梭，脸色或凝重或慎重，王允一一请进府中后，这才望着暗暗的天空，听脚步声急切，知道管家前来，怅然道：“该来的都来了吗？”

管家低声道：“回大人，该来的都来了……”

王允转过头来，听出管家话中有话，不免露疑惑。管家为难道：“不该来的也来了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骁骑校尉曹孟德！他赖在门前不肯走。”

王允皱了下眉头，心道董卓一入京，曹操就拜入董卓门下，卑躬屈膝，邀宠献媚，为人看似不堪，可经自己观察，此子绝非等闲之辈，如此作为多半另有所图。曹操来这里，难道是……

想到这里，王允命令道：“请他进来。”转身拂袖到了厅中，见群臣都是心事重重，王允暗叹。稍倾，曹操大咧咧的声音已从厅外传来：“司徒王公六十大寿，在下不请自来，失礼失礼。”

群臣听到曹操到来，都是皱眉，袁太傅更是心中不悦。王允见曹操大踏步到了面前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曹校尉有心了。”示意下人再置席位，请曹操落座。席位置在大堂门边，极为简陋，见群臣目中满是鄙夷，曹操却不客气，坦然落座。

王允已举盏示意众客：“请！”

众客举盏，一饮而尽。王允长叹一声，目光巡视众客，脸色阴晴不定。群臣见曹操在此，也觉得如鲠在喉，只想吐他一脸，却不好多言。气氛尴尬，曹操倒是左一杯右一杯的不亦乐乎。王允暗自咬牙，突然抬袖遮面，失声痛哭道：“列位，今日并不是老夫的生日，相反，却是老夫的忌日！”

群臣大惊，纷纷疑问：“司徒何出此言？”

王允哽咽道：“老夫借生日之名请列位聚于寒舍，是想告诉列位……四百多年的大汉王朝已经到了最后关头，江山沦丧，日月无光，宗庙屠毁，巨奸篡国，天子受辱，君臣蒙羞，内有董卓横行于朝，外有群雄称霸于野……礼崩乐坏，痛断肝肠！老夫还想告诉列位，今日不但是老夫的忌日，更是我等公卿大臣的末日，是我们大汉王朝的末日啊！”

公卿大臣们无不动容，或愤或泣或长吁短叹，气氛庄严而又悲壮！曹操只是自斟自饮，嘴角带着冷笑。旁人瞥见，都为王允暗自担忧，只怕今日的话要传



到董卓耳中。王允并不介意，继续道：“国贼董卓，以勤王之名率西凉军进入京师，篡夺朝政，擅杀忠良，更可恨的是，他竟然敢肆行废立，自封为大汉相国。赞拜不名，入朝不拜，剑履上殿，威福齐天！当今少帝年方九岁，早沦为董卓掌上玩物。太后曾经对老臣哭泣说‘少帝见董卓如见虎狼，惧得浑身发抖’啊！唉，太后三个多月来，夜不能寐，泪不曾干……”

众公卿大臣无不掩面哭泣，袁太傅不顾曹操在场，愤然道：“还有更痛更辱之事啊！那董卓杀先帝，绞死唐妃！”另一大臣泣声道：“还有哪！董卓每夜都闯入皇宫，夜宿龙榻，任意奸淫嫔妃宫女，行同禽兽啊！……还有……仲春二月，正逢阳城村民社赛，董卓命西凉军士将男女村民团团围定，全部杀尽，悬头千余颗于车下，鼓号归京，反而扬言是杀贼大胜而回，此乃国之耻辱！”

众臣悲愤，座下一片泣声。突然，曹操抚掌大笑。众人纷纷站起，怒视曹操。王允问道：“曹校尉何故失笑？”

曹操道：“可笑满座大丈夫，尽做女儿态！你们若是能把董卓哭死，我也可陪你们大哭一场！但若哭不死董卓，流泪何用？”

王允沉声问：“那依曹校尉的意思是？”

曹操沉声道：“曹某不才，弹指间便能取董卓首级，悬于长乐宫门！”一言既出，满座公卿大臣尽皆失色，大堂内顿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！

王允凝神片刻，突然怒道：“来人，将狂徒曹阿瞒逐出府外！”话音刚落，几个家丁已蜂拥上前，架起曹操，连拖带拽地把他扯走。曹操只是冷晒不语，群臣又惊又诧，袁太傅道：“这奸贼多半是董卓派来，司徒借口逐他，此举大善。”

群臣恍然，都道：“不错，我等议事，不能留他在此。”众人议论纷纷，王允满是心事，随口应对，等群臣离去，这才匆匆到了书房。

管家正在书房前，见王允到来，低声道：“大人，我依你意留住了曹操，他正在房中饮酒。”

王允点头道：“不得我的吩咐，莫要让人进入书房。”推开房门进去，见曹操正安坐书房之中，执盏畅饮，注视着墙壁上挂着的一柄宝刀。刀长二尺，厚背窄腰，发刃处寒光闪烁，足见是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刀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刀身上竟然镶嵌了七颗七色宝石，且排列有序，正是北斗七星之象。王允进房后快步上前，深施一礼道：“曹校尉，老夫方才失礼了。”

曹操一笑：“失礼无妨，总比失去性命要好。”

二人相视一笑，已知无须多言。

王允拉着曹操的手坐下，凝声问道：“适才席上人多，只怕隔墙有耳，这才请孟德到此，难道孟德兄有何诛贼妙策吗？”

曹操叹道：“我知道各位大臣对我很有偏见，可我之所以屈身事贼，却是为了乘间杀贼！只要董贼一死，西凉军群龙无首，必然溃散，那时大事弹指可定！”王允急问：“孟德说得不错，可具体如何杀贼呢？”

曹操正色道：“禀大人，我现在已经完全得到国贼董卓的信任！尽管相府里甲士林立，防范甚严，我却可以直入相府内廷而无需禀报。只是董卓内衣里总有贴身铠甲，寻常刀剑不能伤。去年春天，越骑校尉伍孚手执利刃刺杀董卓，就是因为没能刺穿董卓的贴身铠甲，这才功亏一篑，惨遭灭族。”

王允沉吟：“孟德兄的意思是……”曹操瞄了一眼墙上的宝刀，低声问：“我听说大人府上有一口祖传的七星宝刀，能削金断玉，锐不可当？”见王允微微颌首，曹操神色微动，“大人如能将七星刀借于我，我便怀藏此刀进入相府，欺近董贼身边，乘间屠之，如屠一猪狗耳！”王允有些担心道：“相府行刺？……如此一来，孟德兄自己不也是有去无回了？”

曹操慨然道：“志士为国除害，岂能顾惜一己性命？”

王允惊喜万分，在曹操面前深深拜倒：“校尉如能手刃奸贼，必然功盖天地，万世不朽！”

“那我就取刀了……”曹操说着，就要去墙上摘刀。王允急忙阻止：“且慢！孟德兄，你以为它就是七星宝刀？”曹操诧异：“莫非它不是？”王允笑道：“人世之间，凡是美轮美奂之物，大多徒有虚名。而真正的绝品，却总是朴素无华。”曹操醒悟：“原来此为赝品。”王允走到书房暗处，从一隐篋中取出一个黑布小包，递给曹操。曹操一层层解开布包，见现出一柄极为普通的短刀，不由疑惑道：“这就是当世第一的七星刀吗？”

王允并不多言，只是走到案前，将案上的三面铜镜叠成一摞，然后从曹操手里拿过七星刀，低喝道：“孟德兄，看仔细了！”他挥刀猛刺，只听闷声一响，三面铜镜竟像烧饼一样，几乎没费什么力道就全部穿在了刀上！

曹操失色赞叹：“好刀！”王允轻轻抚摸七星刀，沉声一叹：“孟德兄知道这把七星刀的来历吗？”曹操深深一揖：“请赐教。”

王允道：“八百多年前，天降流星于越地，烧红了五十里山川。那天夜里，有一对夫妻铸剑大师，男名干将、女名莫邪者，取回那颗巨大的流星，置入熊熊炉火中，炼了足足二百余日，终于炼出了流星中的陨铁。他们再将陨铁千锤百炼，又终于铸造出两把锋利无比的宝剑，分别命名干将，莫邪，也就是著名的吴王剑和越王剑。当那两柄宝剑铸完后，所剩下的陨铁仅够再锻制一把短刀了，于是就有了老夫手中这把七星刀。八百多年来，吴王、越王之剑名满天下，而这柄七星刀却一直孤独寂寞，被藏于陋室，不为人知。日后此刀若能饮董贼之血，定能和孟德一起名扬天下！”

曹操伸手接刀，振奋道：“三天之内，曹某必令这把七星刀名垂青史！”

王允早已老泪纵横，折腰再拜：“四百年大汉王朝，尽托于孟德兄了……”

翌日，曹操骑着一匹又老又丑的劣马，晃晃悠悠地来到董相国府门前。步上石阶后，故意对甲士们一脸郑重地说：“骁骑校尉，拜见董相国。”甲士首领朝他一摆手：“请吧。”曹操故意笑着抱怨：“不搜身吗？”甲士首领笑道：“那是对外人……您就不必拘谨了，大人请进吧。”

相府过道旁，甲士林立，刀光剑影，曹操故作从容，一直走向相府深处，来到无人处，这才长舒了一口气。

前方不远处的一座亭阁下，肥胖的董卓正在津津有味地玩耍“投壶”游戏，将一支支小箭投入不远处的铜壶中。每次击中壶内，壶中便有美妙的鸣响。曹操走近亭阁，突然发现在董卓身后伫立着一位身披战甲、高大俊美的将军，心中凛然。

董卓见曹操前来，高兴道：“孟德来了？我给你俩引见一下。这是我的义子，中郎将都亭侯吕布，字奉先。他刚刚从西凉引军回京。”

曹操忙朝吕布一揖：“世人云‘人间吕布，马中赤兔’。吕布将军的威名，在下早就如雷贯耳了。”吕布欢颜折腰：“校尉言重了，吕布不敢当。”

董卓道：“孟德啊，你怎么才来？”曹操心中一动，诉苦道：“臣的坐骑老弱不堪，因此来迟。”董卓诧异：“你怎么会连匹骏马都没有？”曹操一叹：“相国有所不知啊，开春以来便是天下大旱。眼下京师，人断粮谷马无草料，臣的坐骑生生地快要饿杀了。”董卓心情正不错，说道：“咱家有刚刚进上来的西凉汗血马，奉先啊，你亲自去挑选一匹，赠与孟德。”

吕布应道：“遵命。”曹操见吕布离去，心中暗自得意。董卓挥手示意曹操坐下，问道：“你可认识袁绍袁本初？”曹操不知董卓何意，谨慎道：“臣与袁本初自小相识，但是我与他尊卑不同。袁氏家族四世三公，是天下第一豪门，而臣的祖父曹腾是恒帝朝的中常侍，臣在那些公卿大夫眼里是个卑贱宦官之后，他们根本瞧不起臣。”董卓突然破口大骂：“他们有什么资格瞧不起你？咱家进京那会儿就该宰了他！当时咱家一时心软，顾虑他名气大，这才让那小子跑出了京师。现如今，那小子竟然纠集了十八镇诸侯，起兵反我！”曹操笑道：“相国休怒，袁绍徒有虚名，绝无大才。中原各镇诸侯更不是西凉军的对手。相国只要遣吕布率三万精骑出战，定然大获全胜！”

董卓面现得意：“咱家除了吕奉先之外，还有李傕、郭汜二将，他俩也个个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杀十八镇诸侯如同屠猪宰狗一般！”

曹操奉承道：“三将虽勇，却不及相国这般的经天纬地之才！”



董卓哈哈大笑：“孟德啊，咱家听你说话，就是开心！你对我是真心，不像那些公卿大臣表面上敬我，心里可是恨透了我，他们最近可有什么异常举动？”

曹操犹豫道：“大动静倒也没有……禀相国，前天晚上，王司徒六十大寿，许多臣工都去赴宴了。臣也不请自到，想去替相国打探一下风声，听听他们说些什么。不料，臣却被那帮公卿大臣们叉出来了……不过那些都是鼠辈，料想成不了大事。”

董卓打个哈欠，深以为然。曹操一直找不到行刺的机会，想到吕布已经离去多时，说不定马上就会回来，心中惴惴。董卓又打了个呵欠，骂道：“洛阳这鬼地方，比咱家西凉热多了，还不到夏天，就要热死人了！孟德，咱家到里头卧一会儿，你别走，进来喝酒，咱还要听你说话。”

曹操暗喜，恭敬地扶着董卓进了内堂，然后又服侍他躺在卧榻上。见董卓闭目养神，将睡未睡之际，慢慢取出短刀，就要刺向董卓。不料七星刀突然大放异彩，竟在对面的大铜镜中闪出一道银光。卧榻上的董卓朦胧中见一道亮光，霍然而起，大叫道：“何事？”外面的卫士闻声奔入，曹操一阵心悸，伏地跪下，双手举刀：“禀相国，臣前些日子得到了一件无价之宝七星刀，知相国最爱各类兵器，是以想将它敬献给相国。”

董卓去掉了疑心，欣喜道：“快拿给我瞧瞧。”曹操奉上七星刀，董卓接过。曹操心中暗叹，为转移视线，将这七星宝刀的来历说了一遍，听得董卓啧啧称奇。董卓随手试刀，劈开铜镜，更是惊喜万分。曹操见吕布窗前一闪，更是心惊，推说还有要务，匆忙告辞。

吕布进房后，见董卓手中宝刀，也是眼前一亮，说道：“义父，曹校尉不知何事匆忙而走。”

董卓道：“曹操送咱家一把宝刀，此刀真不愧为天下绝品，削铁如泥。曹操说它叫七星刀……”

吕布沉吟道：“七星刀？孩儿听说司徒王允府里也有一把世代相传的七星刀，可王允为何要送曹校尉宝刀呢？”

董卓顿时生疑：“王允？”他手持宝刀，把玩不定，突然见到刀泛寒光，猛然醒悟，怒道：“不好！曹操要行刺咱家！立刻传曹操见我！”

侍者领命离去，董卓沉吟道：“曹操如果没有贼心思，应该奉命来见我。他如果有贼心思，万万不敢回转。”这时一城门首领匆匆奔入：“禀相国，刚才有使者奉相国急命闯出了城门，末将想请相国示下，可曾派了一位使者……”“那小子是谁？”董卓喝问。首领一怔：“那人……自称骁骑校尉曹孟德。”

董卓大怒叫道：“曹操是来行刺咱家的！传命，立刻调派五千甲士，出城搜捕曹操！”首领领命而去。董卓回头见吕布望着七星刀，显然颇为喜爱，董卓



沉思片刻，问道：“奉先啊，你很喜欢这把七星刀吗？”吕布有些发窘：“孩儿怎敢……”董卓打断吕布：“我只问你是否喜欢？直说无妨。”吕布望着七星刀，缓缓道：“孩儿……喜欢。”董卓沉声道：“好，它就是你的了。”吕布大喜，伏地而拜：“谢义父厚赠！”董卓冷声道：“不必谢。咱家只有一个要求……你必须用这把七星刀割下曹操的首级！”

吕布大声应道：“遵命！”

王允回转府邸之时，面如死灰。希望越大，失望越大，他退无可退，索性孤注一掷地押在了曹操的身上，哪想到曹操竟然事败被董卓通缉，他和曹操密谋虽无人知晓，但在早朝时，在嘉德殿见到董卓那一刻，王允心惊胆战，知道大事不妙，好在董卓似乎不知道他和曹操的关系，所以对他虽是傲慢，但没有警惕，但很难说这不是董卓在玩的猫捉老鼠的把戏。

一想及此，王允心若死灰，脚步踉跄着到了书房，悲哀地打量四周，渐渐地望定了墙上那柄华丽的宝刀。沉默良久，王允上前摘下宝刀，拔刀出鞘，顿时寒光四溢！被董贼羞辱，还是图个痛快，王允犹豫不决，可双手还是慢慢举起刀来，对准自己的胸口……

房门“吱呀”一声响，一女子端茶而入，见此情景，惊得茶壶落地，大叫一声扑了上去：“义父！您这是做什么？”女子虽是惶惶，却掩不住沉鱼落雁之容。

王允扭头望去，见是收养的义女貂蝉，忍不住老泪纵横，跌坐在椅子上，沙哑道：“曹操行刺董贼失败了，董贼可能会怀疑我是曹操的背后主使，与其受辱而死，不如早图痛快。”

貂蝉花容失色，可却很快镇定下来：“义父，您不也是说，董卓不过是怀疑吗？曹操机灵，不见得能被抓住，所以您不见得有事。可您若自尽，不是等于主动承认自己是曹操的背后主使吗？您要是一死，那不但天子无助、朝廷无望，而且府上八十余口男女老幼都会给贼兵斩尽杀绝啊！还有，您中兴汉室的大愿不就永远不能实现了吗？”

王允猛然醒悟，以手拍额道：“女儿说的极是，我差点儿铸成大错。”这时管家匆匆入内，声音惊慌道：“主公……中郎将吕布领着西凉军士闯进府门了！”

貂蝉见王允脸色微变，鼓励道：“义父，你是百官之首的大司徒，没有确凿证据，他不敢对你如何！”

王允心中稍定，吩咐貂蝉莫要出门，自己鼓起勇气去见吕布。吕布正按剑横于院中，身后西凉甲士个个杀气腾腾。王允缓步走来，故作不解道：“不知奉先

至此有何贵干？”吕布朝王允一揖：“末将奉相国令，来此搜捕曹操。”王允勃然变色：“难道奉先怀疑我和曹操合谋？”

吕布冷声道：“末将奉命行事，请司徒见谅。”不顾王允反对，吕布命令道：“搜！”甲士们立即如狼似虎般扑向各处，府院内顿时响起门窗破碎之声。王允装作气愤莫名，可见他们并无证据，心中稍安。

吕布来搜司徒府倒有原因，只因为当初曹操用来行刺董卓的七星刀和王允有关，当然这事做不了证据，他捉贼心切，也顾不了许多。吕布四处行走，渐渐到了虚掩的书房前。房门微微颤动，吕布警惕地按剑走过去，用剑鞘推开房门，“吱嘎”一声响后，吕布抬头望去，胸口如受重击，暗叫道：妈呀，世上竟有如此美貌的女子？

屋内女子正是貂蝉！

貂蝉团扇遮住粉脸，怯怯地朝吕布回头一望，目光如水，欲笑欲颦，情韵无限可人。二人对视良久，吕布才问：“敢问小姐是谁？”

貂蝉娇声道：“奴婢是王司徒的义女……貂蝉，将军您是谁啊？”吕布横行疆场，这次却如初恋少年般，讷讷道：“我……我是董相国的义子吕布……”他面红耳赤，就算对阵疆场勇将也不至于如此手足无措。王允一直跟随着吕布，见他如此，眼中突然闪过古怪的光芒……

吕布京师捉贼之际，曹操却已逃到了中牟境内。曹操割须断袍，只为掩饰行踪，狼狈不堪。见路边有一群难民正要入城，马上混在其中。不料刚到城门口，抬头便看到门道上方高悬着朝廷搜捕重犯的诏令，诏令上赫然画着自己的画像。曹操赶紧将头上的斗笠拉下来，遮住面容，向人堆里挤了挤。他若不挤，还是无妨，可正巧挤到一城卫身上，那人扭头一望，一把抓住了曹操，喝道：“鬼鬼祟祟，做什么呢？”他一拳打掉曹操的斗笠，回头望向画像，惊喜道：“这人就是钦犯，拿下了！”城卫们一哄而上，将曹操按倒在地，绳捆索绑，推推搡搡，直接押进县衙。

曹操暗自叫苦，没想到弄巧成拙。等进了县衙，城卫早就禀告经过，县令懒懒地看了一眼曹操，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曹操忙屈身拜道：“在下是沛国客商，复姓皇甫，名章。这几位军爷认错人了，请大人明察。”

县令冷冷一笑：“皇甫章……这名儿，我听着怎么跟假的似的？”曹操一脸真诚：“是真名，在下确实名叫皇甫章。”“真名？好嘛！那你知道本堂的真名叫什么吗？”

“小的不知大人名讳。”

“本堂姓陈名宫，字公台。”县令道。曹操一时间想不起这个名字，陈宫啐



道：“曹操，你可是贵人多忘事呀。两年前我到京师求官，还到府上登门拜访过你，不过那时你架子好大，对我投拜的名刺看也不看，还传下一句话，说什么‘如今奸臣当道，京官不做也罢！’想起来了么？”

曹操大惊，强作笑颜：“原来是陈公台呀？”他知道自己倒霉透顶，已不能幸免，索性豁出去道：“不过，如果陈大人今天到鄙府求官，我曹操还是那句话……如今奸臣当道，京官不做也罢！”陈宫大怒道：“死到临头，竟还如此猖狂！来人，押下去，明日一早，押去京城！”

已是深夜，曹操坐在潮湿、污浊的牢房里，毫无睡意。听着牢房外断断续续的犬吠声，曹操暗自皱眉，自以为这次必死无疑。忽听牢门“吱嘎”一响，陈宫竟然走进来。曹操只以为他要奚落自己，闭眼不理。陈宫打量着闭目的曹操，沉声问：“曹操，据我所知，董卓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刺杀他？”

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！”曹操淡漠道。

陈宫微微一笑：“我这只燕雀，倒还真想知道一下鸿鹄之志！”

曹操心中一动，霍然睁眼，激昂道：“我历代祖宗世食汉禄，深受皇恩，如不思报国，与禽兽何异？四百年大汉王朝危在旦夕，凡我仁人志士，正当杀贼建功，振兴汉室，而欲想救国，必须诛杀国贼董卓。我为杀此贼，才不惜屈身事贼……哼，说了你也不懂，明日拿曹某人头请功去吧。”

陈宫听到这里，哈哈一笑，竟深施一礼：“孟德兄真乃无双国士，智勇超群，请受公台一拜！”曹操愕然，“公台兄……这是为何？”

陈宫笑道：“我陈宫早想提三尺之剑，手刃国贼，可恨不能成行！国难当头，孟德兄舍弃荣华富贵，锐意担当，在下深感敬佩。”

曹操叹道：“你虽佩服，我却后悔了。”陈宫一惊：“你这话何意？！”

曹操慨然道：“我本该振臂高喝，召集天下壮士，组建剿贼义军，挽江山于既倒，救苍生于水火，兴汉救国，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功业！可现在的我一时冲动，执一柄七星刀去刺杀董卓，董卓死了，就不会有其他枭雄祸国乱世了吗？非也！所以我曹操刺董，看上去大智大勇，实际上却是匹夫之勇，我愚蠢之至啊！”

陈宫感慨道：“孟德兄此话，令我醍醐灌顶，在下有意跟随，不知孟德兄意下如何？”

曹操大喜，“固所愿矣，不敢请尔。可你是朝廷命官，为何舍却高官厚禄跟我呢？”

陈宫笑道：“丈夫立世，当求名扬千古，高官厚禄算得了什么？陈某碌碌无为，今日得遇明主，岂肯错过。敢问孟德兄此去何为？”

曹操道：“归乡里，发天子诏，召集天下诸侯，共同兴兵讨伐董卓。之后，重整山河，再造乾坤！”

陈宫听得心情激荡，再犹豫，偷带曹操出了大牢，收拾细软，放下官印，又去了官服，只是回头望了眼官衙，再犹豫地大踏步离去。二人换了一身短装打扮，一人一骑，匆匆行驰了半夜。陈宫扬鞭遥指前方，对曹操道：“孟德兄，北去五百余里，便是平阳。听说袁绍已经在平阳一带起兵了。袁氏家族四世三公，名动四海，门生故旧遍天下。袁绍举兵，各地诸侯必然云集，我等何不去投奔他，共襄大义？”

曹操沉吟道：“我们如果匹马单刀投奔他的话，不会得到他的重用。而且，我还觉得袁绍并非明主……”“孟德兄此话何意？”陈宫诧异问道。“请问，袁绍为何举兵？”“这还用问，讨伐董卓，除贼扶汉。”陈宫回道。曹操笑道：“但你可知道，董卓之祸又是怎么来的吗？”“知道。先帝中平末年，君臣昏昏，宦党擅权。以蹇硕为首的十常侍把持朝政。何国舅为了剿除宦党，密召西凉诸侯率兵入京勤王，这才造成了董卓的祸乱。”陈宫道。

曹操一笑：“说得是啊。不过，你知道召诸侯入京的主意是谁出的吗？正是袁绍！是他向何国舅建议，发诏西凉刺史董卓，请他引军入京！接下来的事则是有目共睹了——宦党之祸是没有了，可是董卓之祸却甚于宦党十倍！”“呀！原来董卓是袁绍请来的啊……唉，看来袁本初徒有虚名，缺乏远见卓识。”陈宫很是惊讶。曹操矜持地笑笑：“你可知道，当时谁极力反对召诸侯进京？谁最早看出董卓之祸必将大于宦官之祸吗？”

陈宫摇摇头。

曹操笑着指指自己：“曹孟德！那天，何国舅与袁绍相商时，我就在旁边。我告诉他们，阉宦之祸，古今皆有，但看天子是否贤明罢了。如果是明主当朝，那只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使一小吏便可把奸宦们付之牢狱。但是，召藩镇入京勤王却万万不可，因为那是引虎除犬，其结果断然是虎患大于犬害！但是他们不听啊，何国舅觉得袁绍四世三公，肯定比我曹操有见识。其结果呢，西凉军来了，何国舅死了，袁绍跑了，董卓祸乱皇宫，荼毒天下……”

陈宫不由长叹：“如果他们听了孟德兄的话，何至于此啊。”二人边走边谈，这一日，来到一处关隘，道旁早已悬挂了曹操画像，几个军士正在搜查过往行人。

曹操不敢贸然前行，让陈宫凑到关前探看。陈宫回转后，对曹操苦笑道：“阁下的画像已传到这里了，我也成了你的从犯。阁下的头颅价值千金，我的头颅只值五十金。”

曹操哈哈一笑，内心着实担忧。陈宫忧虑道：“中原大旱，颗粒无收，各地